

## 照到心裏的不敬

佛性是千奇百怪無所不容的。

我第一次在慧上開啓大悟是在聽聞清淨的口說出「邪行真如」。當下我恍然大悟，一切怨恨、不解、糾結、痛苦、難平，瞬間化爲烏有，反而化爲升起快樂城堡的支撐鋼架。

就像畫畫時的陰影一樣，只是來襯托光明的。

爲何盯著陰影不放，忽略了整幅畫的鮮豔呢？

不過在人世間，經過邪行真如的時候，就有邪行的體會。其實不只是針對我們有邪行的人如此，自己又何嘗不是邪行的執行者呢？

所以邪行真如真正帶給我們的，是這兩面的體會。

一面是想要邪行的痛快感，覺得非行不可，有些癮頭，有些種子作祟，一時間頭腦被某種驅動力矇蔽，也會有很多的虛明妄想出來作偽證：「是的，因爲我的心很痛。」也會有融通妄想出面支援：「沒錯，這樣做我是對的，因爲我被辜負了，因爲世界對我太不公平。」

這種思想其實一點也不稀奇。

我天天有。

有時候我明明知道對人一個小小的微笑，一個小小的寬容，一個小小的釋放，就可以讓人升天堂，可以讓自己的遭遇瞬間點亮，卻做不到。

業力綁著我。

接下來陷入在懊悔中，在善行真如和邪行真如的夾殺中。這過程可以快，可以漫漫，有的時候不小心，說不定終生掉入這反覆，無聊，無止盡，這顆種子豢養下一顆種子，綿延不休的喋喋嚙語。

另一面的體會是當別人對我邪行時候，我的痛苦，好像是最難最讓人心痛，不可解脫的死結，把自己的世界全面抹黑了，使自己掉入亙古所未有的大黑洞，如果這個人又恰巧是自己的至親或至愛，那麼幻想真如所能挖的大洞，可大到無底深淵來形容。

其實擺脫這痛苦太簡單了。簡單到我們必須感謝邪行真如才行了。因爲就是單純的，把自己的位置與他對調，站在對方邪行者的鞋子裏，很自然，再簡單不過。

因爲我自己既然是那麼簡單就掉入邪行之中，即使沒有明顯的行爲，那種傾向卻那麼的無形而有力，來無影去無蹤，卻堅持拉住我。

那邪行者有什麼不對，不可原諒？他只是湊巧站在我前面，所以對我做了一些邪行，他的種子跟我的種子一樣需要現行，一切只是因緣。

是的，因爲我自己是在「受」、「想」上邪行，很少走到「行」，很少去想要對別人有什麼影響、企圖，只是不斷把受和想化在內心，翻攪著不淨、不敬，其實就是對自己最大的不敬，使自己的內心洋溢著不淨。

所以我遭受的邪行，也大多只是這樣，在「受」、「想」上的不敬。

在「受」、「想」上，我的至親給我很大的困擾，原來也都是我給人的困擾罷了。

也就是在我的識裏，我的那一群種子，起的「短暫」現行。雖然我覺得它很漫長，雖然，好像佔滿了我的一生。

但擺在煙煙茫茫浩瀚的世世輪迴中，

它只是一個小點，連黑點都不算。

是一顆痣，是善是惡，都看自己的心。

是美是醜，都是自己的心。

我忍不住想擁抱兩位和我一起走過邪行真如的朋友，他們是我內心真正的朋友，我的戰友，亦師亦友，我們的友誼，亦苦亦樂，不論我們在人倫上如何稱呼。

我感謝他們，我愛他們，並不是因為世俗定義的某種恩，並不是因為外加的社會規則。

而是因為，就是如此。

一切就是如此……

我們都是平等的，沒有誰比誰先，誰比誰後，誰比誰大，誰比誰小，誰比誰好，誰比誰壞，誰比誰有智慧，誰比誰愚笨。

我們走入一個情境，選擇一個位置，得到一個角色。

我們鑲入這個角色。

爲的是要體會。

當我們之中任何一個，只要退回自己的真如心，放棄掉既定的想要從對方的身分得到什麼，如保護或尊敬，或一些我們執著的虛明感受，如優越感、被寵愛感。

不去執著一再體會那種虛明的感受，那種被尊敬，被愛護，被照顧的無意義重複。

而去體會當下真正的交流。

一種在法上，互相使對方成長。

一種放下身段，放下既定成見。

那麼，就只剩下愛。

一種廣義的愛，是沒有高低，沒有從上對下，從下對上的區別。

只有經歷一番虛明寒徹骨的了解，

才能到達的境。

現在我們家的氣氛真的很好。

感覺好像一間民宿。

我們三個住下來的客人，有著對彼此的了解，因為過去以來陸陸續續的相處。又有著一種新鮮感，因為，我們不再強迫對方，進入自己的虛明妄想。

我們懂得釋放彼此。也懂得笑。有的時候嘲笑自己和對方，變成很好玩的遊戲，因為我們曾經一直那麼接近卻彼此苛求、彼此虐待的在生活。幸好過去了。

前幾天有人提議要去買三張威力彩。

我因為年紀最小被派去。  
今天我們對獎。  
中了三組號碼。  
三人合力，其力斷金。  
我們心底的不淨，靜靜的散除。